

## 春风桃李一堂课

□黄叶

为期两周的书画作品进校园活动即将圆满收官，身为作品创作者，我仍觉意犹未尽，在此分享一些活动感受。

事情要从黄羲作品进校园说起。去年5月中旬，刚刚通过一级达标校验收、以美术专业闻名的仙游二中，将曾在肇英中学（二中前身）任教的著名美术教育家、仙游画派代表画家黄羲先生（1899—1979）的作品请进校园。其间，我有幸受邀为师生作了一场《黄羲在仙游画派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美术史的贡献》的讲座，亲身感受到该校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讲座结束后，颜校长及美术骨干教师林冠华在闲谈中表达了邀请我进校园的意愿。林冠华老师以自己的教学经验启发我：中学阶段，学生虽因未“远走高飞”而与家乡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在升学压力下，很少会关注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文化，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如果继黄羲作品进校园后，能让本土画派健在的传承人凭借作品“现身说法”，或许会取得别样的效果。

我深感惭愧：自己并非科班出身，中学毕业后几乎未曾踏入校园、接触学生，况且已年逾古稀，代沟在所难免。所以只能含糊回应，不敢贸然应允。随着时间推移，此事竟被我抛诸脑后。

殊不知去年年底，颜校长忽然打来电话，邀请我在元旦携画作进校，作为辞旧迎新的特别节目，并表示已委派林冠华老师与我对接。盛情难却，且时间紧迫，我便立刻着手筹备工作。

活动标题拟定为《兰溪古韵会新知——黄叶书画作品进校园》。兰溪，是莆仙大地的母亲河，也指仙游二中早前的校名“兰溪中学”；古韵，寓意本土文化传统；“会新知”的“会”字，表明传统文化以宽厚、积极、主动的姿态对接并赋能新式教学，试图通过古与今、传统与现代这种“旧学新知”的平等交流，践行教学相长之风。南宋大儒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诗句，正是对学之道必须秉持相互切磋态度、务求新知精神的最佳诠释。“旧雨新知”是一个成语，“会新知”还有结识新朋友之意，即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与师生建立长期联系，今后多加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提高。

在考察活动场地时，我突发奇想：时值元旦，何不为大门口正面写一副对联，以契合新年贴春联的传统习俗？于是，我特地用大红洒金纸撰写了“春风桃李一堂课，古韵丹青奕代情”的联句。上联化用黄庭坚的“春风桃李一杯酒”为“一堂课”，作品进校园，不正是与师生们面对面交流的一堂课吗？下联则期待本土特色鲜明的仙游古典人物画成为维系“风筝”的“不断线”，联结乡愁的“邮票”“船票”，以及文化自信的载体和品牌。

步入展厅，首先看到的是老诗人臧克家的“碧海掣鲸望巨擘，云天张翼仰高鹏”赠句。当同学们在题句前脱口朗诵“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诗句时，我不禁为展览序曲就能引发学子共鸣而感到欣喜。

林冠华毕竟是经验丰富的美术老师，他根据题材将30幅作品分为“仙佛民俗”“诗词意写”“人物故事”三个篇章，大体上代表了本土画派古典人物画的题材。

“仙佛民俗”题材中，此次展出的多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弥勒佛》（又称欢喜佛）。当同学们用清纯的眼神凝视着一尊尊形态各异、笑容可掬的弥勒时，我如是解读：我笔下的佛，并非供人烧香供奉的偶像，而是借弥勒的“大肚能容”“开口便笑”，传递乐观向上、坦诚豁达、兼容并包的处

世态度和博大胸怀，以化解各类矛盾、消弭因竞争激烈而上升的戾气，为促进社会和谐贡献一份力量。当大家的目光聚焦于尊立式弥勒，他手托钵盂招引着飞来的一双蝙蝠时，我指着“福在眼前”的款识解释道：“因为蝙蝠的‘蝠’与‘福’字谐音，所以蝙蝠常成为吉祥喜庆的象征，加上弥勒‘大腹便便’造型寓意的‘福气满满’（腹、福谐音），这幅画也是对福建省近年来力推‘福文化’品牌的呼应。同一题材，赋予多重含义，说明画家不应为画面而画画，立意要关注社会，‘笔墨当随时’。”

“诗词意写”包括古诗词和自作诗词，由于场地有限，此次展示的仅为诗意图。需要说明的是，自作诗题皆为画毕后的有感而发，姑且算是一种附会，但后人仍会将其视为“诗意图”。在此各举一例，一是描绘唐人刘禹锡《秋词》诗意图的作品，一是本人在《五老观太极》图上即兴题诗。刘禹锡字梦得，故款题“写刘梦得诗意图”，诗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画中老者手捋银须，意气昂扬，目送凌空而上的白鹤，衬托的背景是“红于二月花”的枫林，老有所为的形象跃然纸上。《五老观太极》是我利用宣纸边角料率性而作，一气呵成后画面尚余大片空白，于是自题五绝一首：“七十何言老，但从贤者游。胸中罗万象，笔底写春秋。”借此为自己年届古稀聊抒情怀。这两幅画都以不服老为主旨，对于青春年少的中学生以及当今社会上年轻人的“躺平”现象，更蕴含着激励和警策之意。

本土画派中的诗意图题材，体现了当地民间社会对古代文人雅士的崇尚以及对雅文化的追求，不仅赓续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和公序良俗，还增添了作品的文人画元素，仙游画派也因此获得“雅俗共赏”的美誉。此类题材此次展示的还有意写“斗酒诗百篇”的《太白诗梦》、南宋刘翰借梅咏怀的《自锄明月种梅花》等。特别是唐代诗人刘长卿的“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明显表露了优秀传统文化乏人理解、濒临失传的感慨，令人动容，发人深思。

“人物故事”——我一直为仙游古典人物画能讲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故事而自豪，这得益于其表现上独特的情节性和故事性。古典人物画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古代文学经典，且多为学生耳熟能详的内容，如课文和课外读本中常见的《古文观止》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等，都在展示作品之列。这种方式，确实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同学们在《君子爱莲》图前背诵课本中周敦颐《爱莲说》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融入朗诵队伍中，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光。

美术具有审美、教化、认识三大功能。所谓审美，就是作品的表现形式，中国画创作则体现在立意、构图、造型和笔墨技法上。关于立意，如从画中体会到的作者情感、作品内涵延伸出的社会关怀、思想境界等，前文已通过实例进行分析；至于形式表现层面的构图、造型与笔墨，美术老师会在课堂上循序渐进地讲授。当然，我在向同学们讲解



刘梦得《秋词》诗意图（国画） 黄叶 作

自己的作品时也会顺带提及，如人物的聚散分布、背景的辅助作用、画面空间留白等“疏能走马、密不透风”的虚实相间构图法则。中国传统国画虽属意象艺术，但人物画对造型的夸张也要把握适度，“形神兼备”一直是仙游古典人物画遵循的准则。笔墨是中国画形式表现的核心，我也通过画面线条的轻重疾徐、墨色的浓淡干湿等，阐释中国画创作的哲学原理。就连画面落款的位置、字数多少、印章分布，我也结合画面中的实际运用进行解析。至于“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以及利用画图传播知识的认识功能，也贯穿于我对一波又一波同学所作的解读中。

## 博物书写的本真性追求

□郑丽霞

近年来，当代散文创作接续博物书写传统，作家对自然万物投以关注的目光，通过“我”的视角对“物”展开细腻观察和细致描绘，并且在“格物”时融入现代意识，特别是突出“物”的本真和情感的本真，从而让“物”的特征和价值呈现出新的风貌，给读者以美妙的阅读体验。

博物散文重考证，善勾连，在引经据典中书写“物”的历史，包括物候、地理、文化等维度，形成“物”的知识考古学，彰显“博物君子”的文化底蕴。同写蜡梅，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中征引苏轼、黄庭坚、谢翱的蜡梅诗，马俊江在《文心雕革》中则涉及王安石的《红梅》、范成大的《梅谱》，以及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周瘦鹃的《花木丛中》等。作家们旁征博引，将“物”置于一条文化河流之中加以审视和揣摩，让作品饱含浓郁的文化韵致，颇有“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但当代博物作家在继承和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力求把“物”从繁重的象征意义之中跳脱出来，回到“生命的童年”，回到“刚出发的那个时刻”。

中国文学有托物言志、寄物抒情的传统，比如梅兰竹菊意象寄寓着作者对生命意志的持守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春秋时期孔子曰：“气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东晋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代苏轼慨叹“不可居无竹”。元代王冕笔下的墨梅具有“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特点。在他们的观念中，诸如梅兰竹菊的“物”富有隐逸、高洁、柔韧等象征意义，表达着作者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不过，古典文学中“物”的象征性有时过于稳定，成为一种刻板、牢固的文化符号，从而失去本真性的自然存在，鲜活的“物”早就被贴上了简单的标签。钱锺书曾经提及好的写作“不让活活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招多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当代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阿来就对“咏花而不见花”的“不及物”审美态度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因此，他试图展开具有本真性追求的博物书写，还原“物”为“物”，据“物”写“物”，呈现“我”对“物”的观察与感受。以他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力求破除古典文学意象与真实物的区隔，部分跳脱出“物”与“人”之间僵化的象征意义，书写“物”自然的、原始的、本真的状态。“物”不再只是人的精神与品格的媒介载体，也是自行独立的审美对象。自然之“物”从背景成为主角，这种转变不仅是创作手法的革新，更是审美观念的深刻变革。

回到“物”的本真状态，并非冷冰冰的自然科普，作家在坚持突出“物”的科学性基础上，擅长以细腻的视角观察自然之“物”，使用充满诗意的文学笔法和审美笔触描绘“物”的特性。于是，作家笔下的“物”蕴藏着他们的情感和记忆，构建起有温度、有个性、有格调的博物写作。这种博物散文给读者以丰盈的自然知识，又提供丰盈的审美愉悦，实现文学性与科学

性的相互交融。

马浩在《谁染枫林醉》中以科学的语言解释枫叶由绿转红的缘由，即枫树叶叶片细胞液呈酸性，随即笔锋一转，慨叹枫叶历经春、夏，饱经风霜，终成红枫。这使得枫树由绿转红的现象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审美问题。阿来在《贴梗海棠》中，以文学性的语言书写海棠花的植物学特点：“那花一朵一朵一律五只单瓣，不似绢的轻薄，而有绸子般肥厚且色彩明丽同时沉着的质感。”把海棠花瓣比作绸子，形象而又熨帖。李元胜则以白描和拟人手法书写蜡梅：“修长如箭的身体，颈部超长，腰部也超长，而且动作优雅、从容有如深山里的文人。”他在《寻花问虫》中时常对自己发现的花和虫表达出惊叹与喜爱之情。阿来也注重呈现“寻花历程”，沉醉于花朵对自己的情感馈赠。有的作家以自然之“物”作为情感媒介，以回忆为通道，展现创作主体对于人事变迁的感喟，表达“物”带来的生活哲思。马俊江在《杨柳依依》中通过“杨树”怀想老家的房屋，在《“龙”是水边红蓼花》中怀想北方老家的院子和二姐。这些博物散文以“物”联结新旧时空，在浓浓的回忆之中由“我”的一己情感通达“我们”共同的情感世界。

在传统散文中，大自然往往承担着一种风景或者一种衬托的角色，而在当代博物散文中，作家习惯把“自然”作为主体对象展开书写。他们走出书斋，亲近自然、观察自然、思考自然，挖掘自然现象背后蕴含的秘密。只有回归自然，无功利地探求自然，做到超然物外，还原一个出世般怡然自得的“真我”，才能从实践意义上完成对自由心灵的追寻。马俊江坦言对自然之“物”的态度是“只管审美，无关实用”。阿来认为以往的植物知识过于注重道德内涵的挖掘，也过于追求实用价值，作家可以从身边的草木之中学习一点植物学知识，学习欣赏“物”的美感。当代博物散文家书写自然之“物”，追求是自己亲眼所见的，是自己侧耳倾听的，是真实而真切的自然存在。通过这种真实的书写，作家们原原本本地呈现“物”的自然之美，突出内心的本真情感，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这种创作实践，不仅可以丰富当代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有意味的审美体验，培育一种在自然万物中发现美、欣赏美的生活方式，进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乐于用心感受自然之美与生命之真。

当下，自然博物知识浩如烟海，触手可及。当人们打开新媒体，各种博物知识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这对于博物散文写作而言是一个挑战。好的博物写作不应该是既有知识的堆叠和累加，不是干巴的内容简介、文字说明，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独享，而应当是创作主体充满情感的独到观察和用心表达，如汪曾祺的写作，把博物知识从幽深的书斋请出来，使之走在阳光下、住在人世间，与作者的具身体验、生活经历和内心情感等巧妙融合，面向社会、面向读者，使之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真实可信、亲切可人。



## 镇海堤

## ——木兰溪往事（二）

□石瞒芋

午后，远航亲人带回荔枝树的果实，浅绿色的碱蓬从果核内部蔓延开来。磅礴的雨水在霞光中升腾暖意，滩涂上的跳鱼互相追逐、跳跃，在遐想中化鹏翱翔。隔岸观火的人，也终将没入潮水之中。他们在鹈鹕的体内获得死而复生的能力。在东甲村，仙人掌刺入坚硬的堤石。风声穿过茂密的树林和并排的渔船，穿过，轮回中沾满泪水的尘埃。有人随意地剥开牡蛎风化的表壳，张口吞下，湖畔仅剩的山羊与落日，抵达云雀口中四季三熟的鱼米之乡。

浪淘沙令·昔今张镇村  
(外一首)

□吴睿

张镇忆从头，水患曾忧。  
三年一涝几时休？  
百载难寻长久策，梅雨添愁。  
公上运雄谋，堤堰敦修。  
裁弯取直畅溪流。  
安豫荔城今展望，千里良畴。

## 赞莆田木雕

承百载技孤超，雕刻精微意独标。  
自有国工兴化府，谁言朽木不能雕？

## 永泰赏梅记

□王晓

冬春交替之际，正是永泰青梅花开得正艳之时，漫山遍野，铺天盖地都是白茫茫的青梅花，如千山暮雪一般，美甚。这个时节，去永泰赏青梅花是一件令人心仪之事，也是许多人开春时的情思所系。

一年初春，路过长庆镇暗寺和能仁寺之间的一个小村落，看到一家屋舍被一片青梅林环绕。时值小阳春，青梅花开得绚烂，灿若霓裳，缤纷浪漫，如误入武陵源一般。那几年，我困顿倦怠之极，恰巧在旅途中遇见这一处桃源秘境，正好可以歇息一下。记得在那户人家门前花树下徜徉良久，细数青梅，闲吟烟景，暂借着这脱尘出俗的所在涤荡身心，掸去经年来的路风尘，而后咏而归，不亦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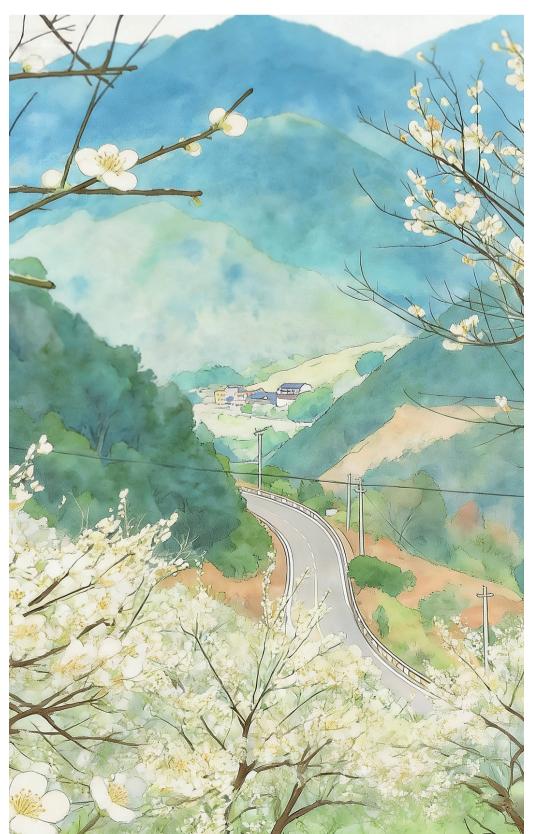
又一年，我去文埕湾看青梅花，在梅林下煮茶赏花，享受这世间的安稳。那一天是小寒，却有丽日高照，天空湛蓝深邃。游人如织，穿梭于林花间，让人仿佛刚从冬日的蛰伏中醒来一般。我们懒洋洋地坐着，隐匿在这武陵源中，欣于所遇，快然自足，时不时地仰头看枝头上的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阳光下，一朵朵青梅花瓣萼相辉，亮晃晃的，细看之下，花朵虽小，却美到极致，明艳不可方物。一阵多情春风拂过，在枝头上缠绕，这香雪海便泛起一道道颤巍巍的波痕，青梅花便三三两两地簌簌落下来。看着落英飘摇委地，我的心仿佛被什么击中。一朵花的旅程结束了，毫不起眼。我每次来永泰，本身似乎并无意义，那我所来何为呢？沉默，久久沉思，世事如这花树般纷披，每想起一件遗憾的事，一阵青梅雨就洋洋洒洒地飘落地上。然而，行走在这样纷纭天地间，如果每一次旅程都能唤起你对美的热爱和向往，那么你所看到的花，以及每一次的往来行走，便都有了特定的意义。

那天回家后，把一枝青梅插在净瓶里，放在靠南窗的书案上，清香四溢，让我神清气爽，一时兴起，便胡诌了一句话发在朋友圈，“过文埕湾边陌，得梅花消息，樽前一笑，试向南枝问，知我怜芳意否？”痴人如我者这般问花，花不语，报之以芳芬，然而也无需嗔怪自家多情。王阳明说，“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两情若相惜相知时，只言片语也是多余的。

乙巳年开春，照样去永泰赏青梅花，顺带逛霞拔乡父子三庄寨。历史最悠久的谷贻堂建在一座长满青梅林的丘冈上，一条清溪潺潺流过谷涧，通往谷贻堂的一条石径逶迤而上，清幽无比，一个人穿花拂叶，滤去俗虑，惬意十足。那日，还去了绍安庄，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气势的一座永泰庄寨。正门前有一排青梅树，在向晚的暮光里，一树树青梅花在料峭寒风中更显韵致悠长，像是浅笑安然地告别另一个白昼……

青梅花本是闽地寻常物，只是永泰最盛，时节一到，席卷一个又一个山头，遮天蔽日，蔚为壮观。然而，白色的青梅花过于素淡，远观时并不耀眼，不会轻易激发人们那种欢呼雀跃的审美心理。而真正懂得欣赏青梅花的人，能回归审美本质，摒除集体的狂欢，更专注于个体的细节审美。

孟春过后，青梅花渐渐凋零，接下来就是永泰李花盛开的季节。奇怪的是，我来永泰无数次，总是与李花擦肩而过，与我永泰的缘分便附着在青梅花上。因此，每一次在永泰遇见青梅花，都显得无比珍贵，好像穿越风雨去践约一场盛筵。虽然现实只是一次又一次平淡无奇的旅途，但在流动的风景中，映衬出卑微人生中你所热爱的种种美好，这就足够了。



郑倩 作